

百姓记事

称呼的变化

◆ 孙道荣

房子要装修，找了几家装潢公司，各有优势，颇难定夺。

其中一家装潢公司，来电最勤，而且，客气得不行，每次接电话，首先听到的，就是对方亲切的问候：“孙总，您好，我们是某某公司。”听听，孙总！我大半辈子，就没做过什么总，自然也无人喊我“孙总”。我得承认，这一声声无比亲切无比自然，也无比虚荣的“孙总”，慢慢俘获了我的心。

就是他家了。签合同，定设计图，付定金……一切都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关键的是，无论是漂亮的前台，还是前卫的设计师，无论是神情严肃的财务，还是一脸堆笑的项目经理，都一口一个“孙总”，那个感觉啊，真是贼爽。

装修近半，和装潢公司的人，也混得越来越熟了。

一天，财务打来电话，说：“孙先生，你那个装修款，该打来了。”一忙忘了这茬，连声道歉，转账汇款。财务说：“款收到了，谢谢你啊，孙先生。”一边答着应该的，一边回想着财务的话，总觉得哪儿不对劲，最后琢磨出来了，原来是称谓变了，从“孙总”变成了“孙先生”。先生也不错，听起来比“总”更有文化、有品位。

随着装修进展，慢慢地，几乎没人再喊我“孙总”了。本来就不是什么“总”，现在不“总”了，不过是打回原形吧。

设计师再看到我，喊我“孙老师”了。我所在的单位多是技术活，对年龄长、资历老的同事，一般都尊为“老师”，我也是混迹了20多年，才被人尊为“孙老师”的，这个称呼，我受用。我听到装潢公司的人，喊设计师也都是“老师”。也许，在设计师看来，“老师”是比什么“总”，更能体现他的敬意吧。我也不再喊他“某设计师”，而是“某老师”。

项目经理最有趣，只有他一直是喊我“孙总”的。然而，有一天，因为一个装修细节，他匆匆找到我，开口便说：“孙哥，跟你商量个事呗。”我一愣，啥时候我成“哥”了？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犹疑，忙改口：“孙总，孙总。”我乐坏了，拍拍他的肩膀：“什么孙总，以后，就喊我孙哥，我喜欢，老弟。”就这样，我和我的项目经理成哥俩了。老哥老弟有什么不好，不见外，装修好房子，就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为我家干活的瓦工、木工、水电工和油漆工，我统统喊他们“师傅”。也只有他们，从未喊过我“孙总”，而是喊我“房东”。每次去房子，看到他们，都是一身汗、一身灰，我给他们一递烟，帮他们烧点开水。后来，混熟了，他们便不再喊我房东，而是喊我“孙师傅”。与“孙总”一样，活这么大，喊我“孙师傅”的人不多，这个称呼，一点也不能像“孙总”那样，让我虚荣心膨胀，甚至有点飘飘然，但是，从这些师傅们的口中喊出的“孙师傅”，让我倍感亲切、自在。给他们递块砖，搭把手，或者，什么也不用做，就站在一旁，看着他们把一块砖、一片木、一根线变成房子的一部分，一点点地改变着房子的面貌，我的心中，时常涌动着莫名的冲动和喜悦。

四个月后，装修完工，那个粗糙的毛坯房，转眼之间变成了漂亮的新家。我宴请了所有为我房子出过力的人们：设计师、项目经理、水电工、瓦工、木工、油漆工和监工，共同举杯的时候，他们有人喊我“孙老师”，有人喊我“孙哥”，有人喊我“孙师傅”，还有人喊我“老孙”……哈哈，老孙且与你们干了这满满一杯。

人与自然

梓树花香月半明

◆ 任崇喜

小区北面，城铁附近，是一直建设的植物园。或早或晚，我经常到那里散步，一则锻炼身体，二则赏心悦目。更重要的，那里有几株梓树。

女儿的名字曰梓欣。这样，有爱屋及乌的味道。虽然当初起名时，我尚不认识梓树。

初夏时分，绿肥红瘦是主色调。梓树枝繁叶茂，浓绿的心形叶片，宽大若梧桐叶，葳蕤成景。去年残留的干枯果壳，隐约在枝叶间，随风摆动。更让人心喜的，是高悬枝头的花，淡雅的花朵，抱团盛开，一片云烟。圆锥形花冠，为喇叭形，若风铃状，素白色中透着奶黄，有两道黄色虚线粗条纹，分布着紫色斑点，显得雅而不俗，温润清新。

这花儿，得到过文人雅士的赞许。“梓树花开破屋东，邻墙花信几番风。闭门睡过兼旬雨，春事依依是梦中。”元末倪瓒对它爱得深沉。“去年梓树花开时，美人明珰坐罗帏。今年梓树花如雪，美人死别已七月。梓花如雪不忍看，沉吟怀思泪阑干。鸣鸠乳燕共悲咽，柳绵风急烟漫漫。”他诗中的“美人”，不知是写实还是暗喻。“水

玉清谈胜一时，梓花兰草忆佳期。矮窗掩尽西池晚，残月依依上竹枝。”在清代学者吴颖芳眼中，梓花与兰草并列，清雅中暗含书香。“宝带河连锦带斜，精严寺古黯金沙。墙阴一径游人少，开遍年年梓树花。”梓树不止在学堂，也在寺观。“庄严独有精严寺，却少墙阴梓树花”，在有心人眼中，与古寺相依相存的梓树花，是不可或缺的，缺失便意味着缺憾，有着同等精神价值和崇高品位。

梓树与楸、梧桐有缘。在河南，名楸、花楸、水桐、河楸；在东北，叫臭梧桐。在云南，称黄花楸；在湖南，曰水桐树；在杭州，唤作水角豆。“楸也，亦有误称为梓者。”“椅即梓，梓即是楸。”楸树梓树为同属植物，外形相像，古人常将二者混称。“爰伐琴瑟，椅、桐、梓、漆。”《诗经》中称楸树为“椅”。到了西汉，楸的名字，才在《史记》中初次出现。

将梓树与梧桐相提并论，是因为叶子近似，梓树有大叶梧桐之别。它们绝非近亲。梓树为紫葳科梓属落叶乔木；梧桐树则是梧桐科梧桐属落叶乔木。梓树喜温暖、耐寒，但不耐干

早瘠薄。梧桐好生于温暖湿润的环境，耐严寒，耐干旱及瘠薄。让人不明白的是，东北人称梓树为臭梧桐，其臭从何而来。和油菜、枣树一样，梓树是蜜源植物。梓树花冠分布着蜜腺，每年花期一到，便引来众多的蜂蝶。

与木角豆名字接近的，是黄金条树。梓树花落，心形的叶片之间，挂满细长的荚果条。入秋，金风劲吹，梓树叶子焦黄一片，哗啦啦从树上飘落下来，剩下干干的褐色荚果条，直至在凛冽的风中爆裂，种子从果壳中剥落而出。梓树每颗种子的两端，长着一些白毛。这样的种子，不知是否会像蒲公英种子一样，悠悠地漫天飞翔，寻找新的家。

与梓树更有缘的，是桑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在古人的心目中，桑树和梓树是生命之树，为灵木。“松柏桑梓，犹宜肃恭。”在我国古代，家族墓地多依桑林而建，死者墓前经常栽种梓树。伍子胥被赐自刎前仍说：“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恋丘坟而紫心，忧桑梓而零泪”“乡离何事亦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看到桑树和梓树，人们

的内心，对故乡故园的深深眷恋，自然而然生发出。

这一精神寓意，甚至让人忘了梓树“百木王”的美誉。“梓名木王，植于林，诸木皆内拱；造屋有此木，则群材皆不震。”梓树木质优良。秦兵马俑一号坑战车上的箄箎，其材质是梓木。精巧雄伟的岳阳楼，以12根梓木为廊柱，顶起飞檐，稳如磐石。古人称干才为梓匠。除了树干，梓树益处多多。据《神农本草经》记载：“梓白皮味苦，寒，无毒，治热，去三虫。花、叶，捣敷猪疮，饲猪，肥大三倍。”

“桑、梓二木。古者，五亩之宅，树之墙下，以遗子孙，给蚕食，供器用也。”古人有栽梓树以作财产遗传子孙后代的传统，这何尝不是在传承呢？

忽然想起，梓树的花语，是希望。“梓树花香月半明，樵歌归去草虫鸣。曲曲柳湾茅屋矮，挂鱼罾。笑指吾庐何处是，一池荷叶小桥横。修竹纸窗灯火里，读书声。”初夏绿意盎然，望着朵朵怒放的梓树花，轻风拂过，树影婆娑，眼光迷离，想起了离开许久的故乡。

那是心永远执念的方向。



香雪海(国画) 廉涛

新书架

《零基础学会推拿按摩》：推掉疾病拿来健康

◆ 窦海强

《零基础学会推拿按摩》是生活新实用书系代表作之一，该书系是凤凰含章在生活图书板块已出版的几百种图书中精选持续畅销，历经十年市场考验，依旧保持着良好口碑的35本经典图书再版升级。该书介绍了推拿按摩的基础知识、经络知识、调理身体及应用推拿治疗内科疾病、外科疾病、五官科疾病、女性病、男性病的方法和原理，内容详尽，图文并茂，简单易学，是一本专门介绍居家推拿疗法的实用图书，对人们日常的养生保健、防病治病有较大的帮助。

简单实用的认穴取穴方法，

常见经络、脏腑病症调养，妇科、男科常见病预防与治疗——身体健康，手到擒来。不打针，不用药，8种男科、妇科常见病、9种运动损伤、11种“高压族”心理病症、18种常见脏腑病症，读懂推拿经，手到病除一身轻。专业医师示范，清晰的步骤图解——步步详解拔罐刮痧健法，专业医师出镜，高清视频演示，全彩图片模拟，科学讲解推拿按摩保健法。该书作者赵鹏系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康复中心研究员、国家举重队奥运会科研负责人，医学硕士、生物学博士、训练学博士后。

考上高中，同学们都在学校里的大通铺住宿，外婆家正好在学校所处的那个村子，放学后，我就步行十几分钟到外婆家吃饭住宿。外爷外婆一辈子辛辛苦苦养活了九个子，条件自然不好，他们的地坑院给我留下了永远的记忆。村子里的老寨墙还依稀存在，寨墙外面跑着公共汽车，寨墙里边是一片台地，台地上分布着多个地坑院。外婆家的地坑院从上面看显得四方方，中间一道墙把院落分成了两户人家，一道斜坡是两家的公共通道，快到底时是两家的大门，进门后再有十几个台阶到达院里，外婆家的邻居也是有个孩子的大户。

外婆家共有五孔窑，结了婚的两个舅舅一家占一孔窑，其他的除了做灶火，就是外爷外婆和没结婚的舅、姨挤着住。最大的窑洞里还有拐窑，里里外外要放四张床。一年后，为了上学更近，我搬到了高中附近的同学家住，但还是去外婆家吃饭，即使农活再忙，外婆和小姨都是按时做饭，从没影响我的学业。现在看来可能感觉条件很差，但在那时却是让很多同学羡慕的环境，看书没人打扰，吃饭不用排队，最主要的是乐享了一辈子都难忘的亲情。

朝花夕拾

窑洞情结

◆ 王宏治

最近和朋友到一个美丽乡村游玩，晚上住在了石居部落，在欣赏那石窑洞精美装修的同时，让我回想起了居住窑洞的幸福时光。

老家的宅子前面是瓦房，后边是两孔土窑，窑洞是爷爷置下的家产，在我父亲和叔叔分家时每家一孔，两家都把窑洞做了灶火，我那里习惯把厨房叫作灶火。土窑住起来冬暖夏凉。夏天，外边再热，里边也不会超过30度，中午在里边歇晌，有时还要盖床上单。寒冷的冬天，在瓦房里睡觉，如果没有生火，那是很难过的，而窑洞里即使不生火，也能保持十几摄氏度的温度，灶火里的煤火晚上即被封住了，也还是非常暖和，睡起来相当舒服。在我的印象里，我曾在灶火窑洞靠里边的床上睡过几个冬天，现在想起来还是美好的回忆。

关于窑洞，有一个问题一直让我纳闷，瓦房里取暖的煤火都装有排烟筒，而窑洞里的煤火从来不上，可是，发生煤气中毒的往往是在瓦房，而很少听说谁在窑洞里煤气中毒。仔细分析一下原因，估计是窑洞里晚上不需要用煤火取暖，全部封住了，封火的湿煤饼上只留有一个火杈扎的小孔，产生的一氧化碳少，同时也与窑顶上有

小的裂缝有关。

窑洞是最实用的居住场所，在人最困难的时候，到一个新的地方落户，最省钱、最简单、最省时的办法就是挖一孔窑洞，稳定之后，有钱了再盖房子。估计我的祖上也不富有，近亲的几家住的都是窑洞。有一年暑假，我大伯家的窑洞曾经发生了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大伯家与我相隔着一户人家，他家窑洞里有一台织布机，那年夏天，母亲借用大伯家的织布机织布，母亲和姐姐某天有空就去他家的后窑里织布，一卷布好像要织七八天，我没事时还到那孔窑里凉快玩耍，没想到织布到一多半时出了情况。在窑头上放羊的邻村人发现大伯家的窑顶出现了裂

缝，急忙告诉了大伯，村里几个人上去了，都说很危险，好像裂缝还在变宽。大伯组织家里人很快就把窑里贵重的东西搬了出来。那天母亲在地里干活，回家后听说大伯家的窑可能要塌，她就带着姐姐冲进去，迅速剪断棉线，搬出缠布的布布机。进去时，大家就劝说，别要了，太危险，母亲不仅不听，好像也不害怕，一直很沉着。结果，母亲她俩出来十几分钟后，十多米厚的窑头全部塌了下来，现在想起来，那是标准的滑坡。灾难过后，大伯家也没什么损失，只是土窑没有了，族人在感激放羊人的同时，也直叹息，母亲和姐姐真是命大，那时还小的我，看着土窑塌下来的场面，我真是佩服母亲的勇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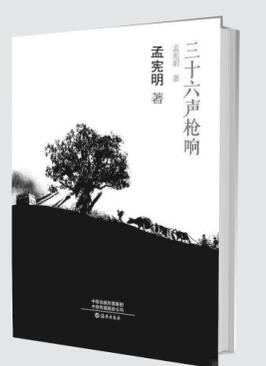
连载

孩子们咋地全都举起。“好，咱狼牙口村的孩子就是棒！”魏翘说，“下边，我们要选出自己的儿童团长。这个儿童团长呢，第一要进步，愿意为抗战做贡献。第二要勇敢，敢于和鬼子汉奸做斗争。第三，要负责，愿意为咱狼牙口出力。大家想想，看谁最合适！”

“我选二小！”田贵大声喊。魏翘说：“喂，提名要举手！还要说出你提名的理由。”田贵把手举起来：“二小勇敢，我爹被鬼子绑走，就是他救出来的。”

“好，这算一个条件！”魏翘说。石梁举起手：“我也选二小。他赶着羊去侦察魔窟的鬼子……”精豆儿兴奋起来，他跑到魏翘跟前，手舞足蹈地喊：“糖！糖！糖！糖！”他喊着，瞪眼做一个厉害的样子。

魏翘大声说：“精豆儿，别闹，好好说！”“糖！”精豆儿重复了瞪眼的动作，他学的是鬼子。“哥！哥！好好说！”水花上前拉住他。



精豆儿掏出那张彩色糖纸儿，手舞足蹈地唱着：“糖、糖、糖！甜、甜、甜！”水花说：“我哥说，二小得到了情报，还骗来了鬼子的糖……”二小阻止水花：“咋能是骗呢？鬼子想讨我的好，非要送给我不行！”“我知道了，鬼子是想让你的情报！”石梁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地势坤君子以
厚德载物

天行健(书法) 冯世洋

诗路放歌

回头看到光芒

◆ 王利华

收获的季节我每年都在场
黝黑的脊背泛着红光
听着虫儿的欢唱
和着镰刀的舞姿
收割前
母亲晒了晒麦园里的陈粮
脚趾盖里的泥土诉说着过往
金色的麦浪
扬着馒头的面香
带着胡须的玉米棒
是父亲大笑的模样
我远远的守着一隅沙漠
那是季节对收获的渴望
月光中有白云在自由飘荡
那是嫦娥脱下的衣裳
没有霸占
只有期盼
期盼沙漠与海洋的遇见
在我不忍割舍的故乡

写给远行的儿子

◆ 吴万夫

真想是一场梦
不再醒来
就这样闭上眼睛
一直接到时光的尽头
想起你的脸庞
想起你的善良
想起你儿时
略带忧郁的模样
想起曾经的过往
我的心禁不住战栗滴血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
我会放弃所有
陪你拾捡
童年的吉光片羽
只要能给你天真与烂漫
我甘愿幻化成
一滴无足轻重的露水
即便低到尘埃里
也努力地供你
保持青葱的长势

近来林总一直在为自己的副厅级努力。为此，已经请省委组织部省直干部处的处长吃过好几次饭，每次吃完后还要去打保龄球。

自从林总确定向副厅级迈进，大家都为他的副厅级挂心。当然大家谁也帮不上忙，只能挂心。大家都盼着他提，他提了，对大家有益而无一害。

林总的副厅级没解决，招聘的编辑记者的工作关系也一直没解决，只能在省人才交流中心挂着。宋书恩也不例外，他的档案从沙源县调到省人才交流中心，说到底他还是报社的正式人员。能够把关系正式调到报社，是宋书恩新时期又一个愿望。

陪老总打牌钓鱼的代价，是身体的亏损。长时间坐在牌桌上打牌，加上平时的久坐和不活动，宋书恩的腰椎和颈肩因为过度劳损而酸痛难耐，他不得不去按摩诊所按摩治疗。

宋书恩固定在租房小区附近的一个阿英按摩诊所，其实应该叫按摩店。这个按摩店主要是针对附近的一个保龄球馆开的，设施有点独特，除了按摩、足疗等服务，还有一个小型浴池，可以冲



澡。老板是一个三十六七岁的女人，长相本分，性格温和，待人热情。最关键的是，她技术齐全，点穴按摩，拔罐走罐，刮痧放血，修脚打耳，等等一应俱全，而且手法独特，技艺非凡。女老板还带了两个男孩两个女孩，他们在女老板的指导下都认真卖力，手艺也像模像样。

林总通常在洗浴中心按摩，一般不会光临这种中低档的按摩店。宋书恩在女老板的手下有过几次体验

之后，感觉很好，就办了几百块钱的卡，隔三岔五就过来做做治疗。

时间长了，跟女老板渐渐地熟悉，宋书恩知道她叫曹利英。她也是个命苦的女人，从小被生父母送给养父母，虽然备受老人疼爱，但她懂事之后明白自己是被收养的时候，小小年纪就有了被遗弃的伤感，变得少言寡语。从上小学起，她一直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爹娘为啥把我送给别人？思来想去，让她对亲生爹娘充满了恨。初中毕业她没有考上高中，就回到村里务农，与男孩子一样，下地干活，操持家务。后来招了个上门女婿，有了儿子，一家人和睦幸福，过着平淡而快乐的生活。再后来养父母相继去世，她跟丈夫在家开起了豆腐坊，日子过得也越来越富裕。谁知道人有旦夕祸福，一场灾难从天而降，三十多岁的丈夫患了一种奇怪的软骨病，瘫痪在床近两年，治病欠了亲戚朋友一圈债，丈夫眼看自己痊愈无望，趁农忙服农药撒手人寰。办完丈夫的后事，她为了还债，带着儿子来省城投奔一个远房表姐，跟着表姐学按摩推拿，并很快自己独立开了这个按摩店。